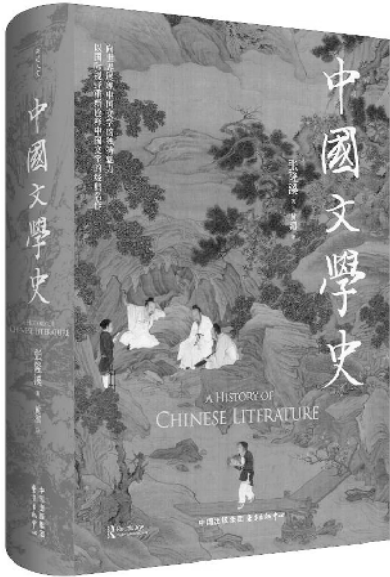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中国文学“破圈”

## ——读张隆溪《中国文学史》

刘平安



提起张隆溪不得不提到他的《道与逻各斯》《同异异曲》，对比较文学学科有重大影响，在学科建设中更是呼吁开展跨语言、跨民族、跨文化、跨文明的学科对话。《中国文学史》(张隆溪著，黄涓译，2024年11月，东方出版中心)就是带着这样一种“跨越”激情的文学流变史。通览全书，他试图将中国声音、中国气度、中国精神、中国文明，与其他文明可以理解的方式传达出来，将中国文脉与西方文脉紧密结合起来，在比较中求同辨异，以期达到文明的互相沟通。

张隆溪提纲挈领地拎出中国文学发展重点的人与事，将文与论、读与赏、古与今、中与外有机结合起来。既看到中国文学内部发展情况，又看到各个时代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，而且张隆溪更看重后者，所以才有这本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学的通俗读本，他试图在世界文学的地形图中，准确定位中国文学的位置，找到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与中国文明的基本特质，希望通过“文”来沟通，以冲破各民族与各文明的封闭圈，达到互相理解与互相尊重。

古人之“文学”，由商周甲骨之“文”开始。“文”即“纹”，后者是晚出字，“纹”的本字是“文”，即花纹，是可见的表象。古人认为豹有豹纹，龟有龟纹，骨有骨

踵，索福克勒斯悲剧《俄狄浦斯王》中的俄狄浦斯之踵。或许可以联系人首兽身这个神话原型。因此，古希腊文学的主题，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对人的一个总体隐喻。东西方文学本就是同气相求的。

张隆溪着重讲述了诗、文、小说，夹以词、曲。诗之文体，导源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，汉乐府远接先秦民歌传统制文人五言，故有《古诗十九首》标志五言诗的成熟，魏晋南北朝开掘声律，故有永明体、宫体诗，将押韵、对偶、声律引入诗歌，开唐代律诗先声。经过漫长的积累与发展，终成唐音，其丰神情韵成为诗之一宗。宋诗另辟蹊径，自成一格，其筋骨思理、平易冲淡为诗之另一大宗。唐宋之后，元明清诗之发展无外乎在宗唐与宗宋之间来回摇摆，形成了著名的唐宋诗之争。

文学当中最为人道的是赋体的发展。赋之发展也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有关。古之赋家者流，原本《诗》《骚》，汉初骚体赋即模仿《楚辞》而来，西汉全盛时期成散体大赋，东汉转入抒情小赋，跃魏晋而入南北朝，遂有骈体赋，唐引押韵对偶入赋成律赋，宋人欧阳修以散文化的章法，破赋体工整之态，自成文赋。自元始又开始学习汉赋，明清更有“文必秦汉”之说。

小说主要来源于神话、先秦寓言、史传散文，这些文类“故事讲得好”成为先声。文言小说的真正开端，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、志怪小说，也就是写人、写神话的小说。唐朝的文言小说被称为“唐传奇”，由宋自明，文言与口语白话写作杂糅在一起。明代更是掀起了话本小说的创作高潮，清代蒲松龄的创作是文言小说最后的余绪。白话小说，来源于唐宋元的说书，也就是口头讲故事，至明代发展为历史小说、神魔小说、世情小说，清代大致沿着这个方向发展。

重点讲述诗、文、小说，更深刻的意义是，便于读者了解文明的同与异。诗在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诗言志，要表达个人深沉的思想，这与西方文学，诗表达真理是一样的，是一种严肃的文体，易于西方文明圈的读者理解。文在中国文学中主要用于说理、载道，富于社会公用，诸如赋体“劝百讽一”，继续讽谏于结尾的曲终奏雅，与西方文学的散文文体有所不同。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中，起步较晚，其小说类型也与西方文学不同。

张隆溪在文学史的写作中，融入了自己跨文明对话的学术立场，希望通过文学来互相沟通，达到文学的互通互联，文明的互认互鉴，人类的互爱互助。

# 乡野物事的完美呈现与咏叹

## ——读周中罡《槐乡偶书》

彭忠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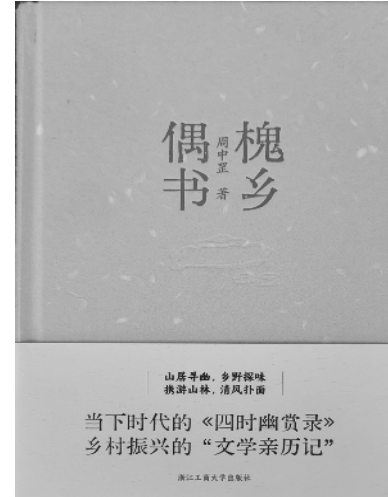
### “八公山”文艺评论 (第十季) 征文

四川作家周中罡有着成功商人、文化人与新农人的多重身份，这使其作品拥有了别样的独特视角。他与夫人胡榕扎根于四川旌阳区高槐村，亲身见证并积极推动着乡村的美丽蜕变。他笔下的文字，既巧妙地汲取了明清小品文短小精悍、贴近生活的精髓，又满满当当地洋溢着现代乡村那蓬勃向上的朝气。

周中罡擅长文言创作，对书法也情有独钟。他与夫人胡榕长期醉心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，生活在他们眼中处处都是素材，自然有写不完的题材。周中罡以其细腻如丝的笔触聚焦于乡村，无论是高槐村那如诗如画的山水田园、温暖融洽的邻里往来，还是新农人充满激情的创业拼搏、薪火相传的文化传承，他都能信手拈来，将其化作动人篇章，实在是妙不可言。

周中罡所著的文言作品集《槐乡偶书》(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)，以其浓郁鲜明的明清小品文风格，为我们精心勾勒出了一幅五彩斑斓、丰富多元的乡村生活画卷，堪称是记录当下乡村振兴历程的生动“文学亲历记”。本书包括“寻幽、探味、逸趣”等五卷，收录了《岩鹰远眺》等675则文言文，短则十余字，长则近千言，每篇文字既个性鲜明，又相映成趣。作者不仅对近些年的所见所闻进行了客观翔实的叙述，还在文末附上了堪称点睛之笔的评论。

作者客居高槐，闲眠之时或沿着溪流探寻幽谷之妙，或披荆斩棘穿越森林探险，在他眼中，山水四季皆是诗意的无尽源泉。他所描绘的景致，如“山似青螺，田如画屏，清流环抱，村舍俨然”，简直就是桃源仙境的再现。乡村的灵魄，无疑在于那浓浓的邻里情谊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。书中描绘的邻里之间相互赠送果蔬、围坐餐桌共享美食的场景，还有那热闹非凡的坝坝宴、独具风味的私房菜、鲜美的野鱼河虾，种种地道的



乡土味道，不仅能够慰藉人们的味蕾，更凝聚着浓浓的人间真情。

人物群像更是《槐乡偶书》中的一大亮色。作者的笔触不仅落在乡村原住民身上，也对准了乡村新农人。除了周中罡、胡榕、周士同这温馨的三口之家外，还刻画了画人梵旭、书法家白斌、木匠韩先生等众多人物。其中最有趣的当属周中罡的次子周士同，在《白头》中，士同碌碌冰淇淋，呈一圆头，然后举起来给母亲看，还狡黠地笑着说：“等汝老矣，白头若此。”寥寥几句，就把孩童的天真烂漫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同时也体现了现代儿童丰富的联想力。此外，作者在书中也不乏对亲情的细腻描写。譬如在《老酒腐乳》一文中，作者提到岳母擅长做豆腐乳，那味道竟然比市场上选购的各种品牌都要好。作者起初百思不得其解，最后还是夫人给出了解释，原来是岳母在用烧酒给腐乳去霉时，用的全是家中的名酒。于是得出结论，自家腐乳之所以成为上品，应该是陈年佳酿的功劳。

这是一部兼具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的佳作，也是对乡野物事的完美呈现与咏叹。作者扎根乡村十余载，以诗意的文字为乡村画像，在山水人文之间探寻着生命的真正意义，让古老的乡村传统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、交融，奏响了一曲激昂的乡村振兴乐章。

# 星际迷航里的永恒乡愁

## ——读何夕《人生不相见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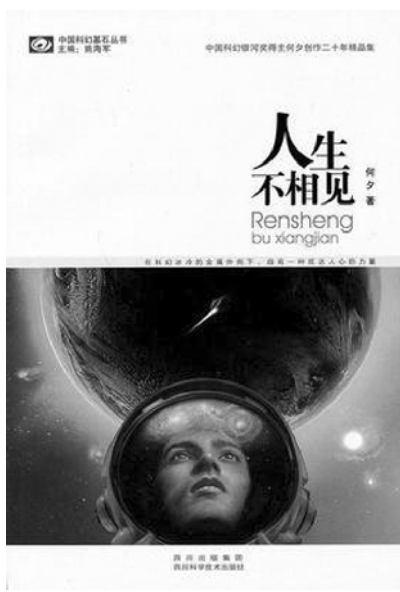
章有朝

何夕在《人生不相见》中，在星际移民成为现实的背景下，编织了一张充满悖论的命运之网。当人类在星际殖民中实现基因飞升，当空间跃迁技术突破物理极限，那些被科技承诺的永恒重逢，却最终演变为永恒的错过。这部作品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剖开了星际文明华丽外衣下最原始的痛楚：在浩瀚宇宙中，人类始终是携带乡愁的流浪者。

的时代早已露出端倪。当技术可以任意拉伸、折叠、扭曲时间维度，人类的情感节奏却依然固执地遵循着生物钟的原始脉动。这种根本性的错位，让星际移民时代的相逢变成精心设计的数学概率，再也不是命运馈赠的惊喜。

### 基因飞升背后的人性降维

基因改造技术许诺的完美新人类，在小说中显露出狰狞的异化本质。那些被编辑掉“劣等基因”的星际新人类，在获得超人智慧的同时，也失去了对弱者的共情能力。这种技术异化在当代已有预演：社交算法精准推送形成的认知茧房，人工智能过滤系统制造的道德盲区，都是人性在技术加持下的选择性退化。小说中那个坚持自然生育的“原始人”家庭，在基因优化浪潮中如同倔强的孤岛。他们的存在本身，就是对技术至上时代最温柔的抵抗。当母亲在育儿舱前抚摸隆起的腹部，这个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动作，构成了对冰冷科技最有力的质问：被技术规训的生命，是否还能保留那份与生俱来的温度？何夕用近乎残忍的笔触揭示：当人类试图用技术改造生命本质时，往往在打破自然局限的同时，也拆解了人性最



珍贵的完整性。这种技术祛魅的过程，恰似将蒙娜丽莎的微笑解构为颜料分子，得到的只是物质的堆砌，失却了灵魂的震颤。

### 永恒流浪中的精神原乡

在星际移民的宏大叙事下，小说中那些执拗的守望者构成了最动人的风景线。那位坚持每十年唤醒一次的星际

列车员，在机械重复的苏醒中收集时光的碎片；那些在移民星球上复刻地球生态的怀旧者，用笨拙的方式重建记忆中的家园。这些行为在技术主义者眼中或许毫无效率，却是人类对抗虚无的最后堡垒。

当整个宇宙都成为可测量的数据矩阵，那些无法量化的情感记忆反而成为最坚固的时空锚点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童年庭院意象，母亲手织的毛衣纹路，父亲修理机械表的清脆声响，这些细节构成的情感密码，比任何星际坐标都更精准地定位着人类的精神原乡。

在这个技术可以重塑肉身的时代，真正的乡愁不再是地理空间的位移，而是对完整人性的永恒追慕。就像小说结尾那个穿越百年时光的拥抱，当星际尘埃落定，最终能温暖人类的，依然是另一个人胸膛的温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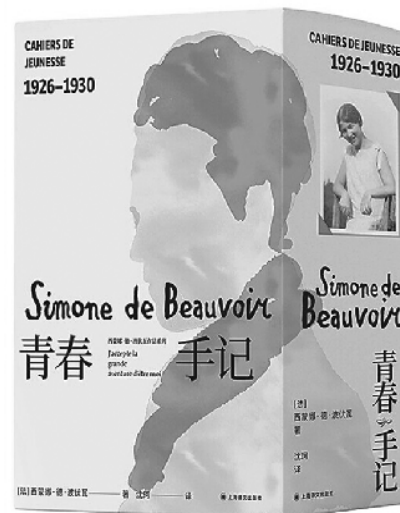
在《人生不相见》的宇宙图景里，人类越是向星空深处进发，就越清晰地听见内心深处的心悸哀鸣。这部作品提醒我们：在技术狂飙的时代，守护那些使人类成为人类的情感羁绊，或许才是星际文明最珍贵的航标。当移民飞船划破银河的寂静，船舱里最精密的导航系统，永远比不上母亲哼唱的摇篮曲那般指引着归途。

# 新书速递

## 《青春手记》

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[法]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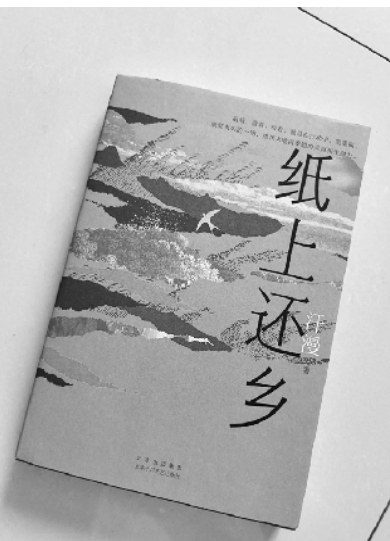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如何成为自己？这是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在《青春手记》中提出的问题。1926年，18岁的她开始写这些手记时，日后声名鹊起的“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”还不存在。我们将一页页地见证她的诞生……



# 乡土文学的地域性书写

## ——读散文集《纸上还乡》

孙功俊



“故乡就是故去的家乡，就是一系列旧时光、旧事物、旧人物的组合，一个作家所要做的，就是在纸面上重建一个故乡，承载过往，安抚当下，赋能未来。”这是作家汗漫最新出版的散文集《纸上还乡》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)中的一段文字。作者在纸上不断抵达和重建故乡，通过对故乡风景、人物、事件的描绘，展现了一个充满诗意温情的故乡。

《纸上还乡》有着清晰的结构——卷一，写南阳的地理和风俗；卷二，写南阳的人物，集中展现他们的风格、风骨与风采；卷三，写风物，即植物、动物、花草和发生的大地之事。全书以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的故乡——河南南阳盆地对象，展开个人化记忆的地域性书写，努力超越具体地域的藩篱与边界，使读者可以在“这一个”故乡，辨认属于自己的乡愁与中国。

汗漫不仅描绘了南阳盆地的自然风光，还深入探讨地域的文化特色。从自然风情到风俗习惯，从风物特产到历史人物。让我们在文字中旅行，感受到了那片土地的温度。作家既写出了故乡南阳，也写出了张衡、诸葛亮、庾信、韩愈、姚雪垠、周梦蝶、痖弦、南丁、乔典运、二月河等文人生活过的南阳，更写

过南阳盆地中，那些乡村土墙上的标语和苍蝇乱飞的小餐馆“充满了痛感和喜悦”，在这样一个“时间折叠的时代”，它们总是轻易地被人忽略，而作者却将其铭记于心，并进行了细致的书写。因此，作家的感怀是有行动的，他在大地上漫游的形式，走进纷繁难言的中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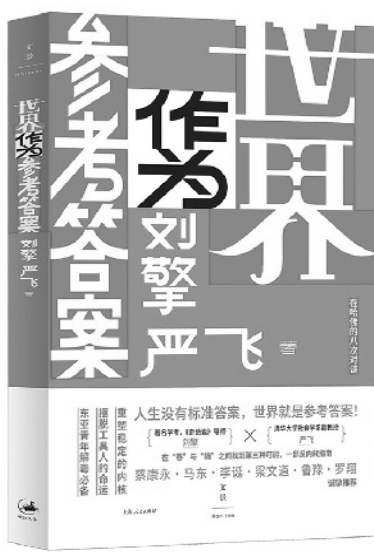
汗漫意象的深掘，就体现出这种驾驭语言的能力。譬如《盆地农作物六种》里描写麦子，并没有停留对这个意象表面形态的描摹，而是将麦子意象变形为馒头、啤酒，穿梭于不同的时空，通过烧麦粘糕报复的乡俗，深入到南阳盆地的道德伦理中。对意象和词语的时空维度深掘，就是对故乡的再发现。

当一个人离开了地理上的故乡，就不断扩张和更新，超越祖籍概念，转化为一个精神原乡。故乡是每个人必然要面对的命题，去异乡，回故乡，是伴随我们每个人一生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活动。汗漫在创作谈中说道：“异乡和远方，意味着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世界，在不断扩张、不断更新，给我们带来自由，带来无限的新的可能性，同时也伴随着种种不确定感。而不确定感又带来种种焦虑与压力。因此，我们还要时时回望故乡与来路，以阅读、写

作与思考，在内部重建一个更加理想的故乡，继而支撑自己把握当下、拥抱未来，使心灵能够得到安放和寄托。故乡使我们安定，异乡使我们自由，这两个维度，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是必要的。”

在当下散文创作中，对故乡的描写似乎都是温暖的、美好的、怀旧的，像戴了滤镜去看故乡。其实，每个人的故乡都是驳杂的、参差多态，还应该以内窥镜去辨认故乡的种种隐痛与暗疾。在汗漫看来，对故乡主题的书写，应警惕以消费主义的眼光，模式化、流水线般地进行陈腐的不及物的文字。故乡是一种情结，一种精神寄托，一片滋养作者以写作力量的厚土。汗漫用大量笔墨描述故乡的人事，让这些或是阴郁或是善良、或是荒诞或是醇厚的元素，形成一幅清晰的画面，像一张张旧照片泛着淳朴的光芒，组合成一本打动人心的“故乡在纸上”。

评论家谢有顺曾说：“好作家都有一个精神的来源地，一个埋藏记忆的地方。如鲁迅的鲁镇，沈从文的湘西……已成了一个地域性、精神意义上的写作符号。”而《纸上还乡》正是透过乡愁这一主题，探寻故乡对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。



## 《世界作为参考答案》

刘擎 严飞 著

人气导师刘擎携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，8次人间清醒的疗愈对话，汇聚成这本写给所有焦虑之人的“答案之书”，希望能帮助当下处于精神内耗状态的年轻人在“卷”与“躺”之间找到第三种可能。

## 《家传：中国人的生活智慧》

姚任祥 著

作者是京剧名伶顾正秋的小女儿，南怀瑾和圣严法师的学生，台湾著名建筑师姚仁喜的妻子，与三个孩子的母亲，还是和杨祖珺同期出道的第一代校园民歌手。她致力在文化根源中找到美感，在师法古人中学到智慧。

